

## “七·七”二周年， 砖壁一小时

“七·七”二周年，  
砖壁一小时

“七·七”二周年早晨七八点钟，我们的队伍已经到太行山半山腰。行军途中经过一处集镇，街道又窄又长，青石板路面。房屋一色商场式样，门板紧闭，人们正在梦乡。七八年以后我再次来到这里，才知道是白晋路上长治以北、潞城西面二十华里的繁华镇子黄碾。我们爬上的太行山坡，在长治与潞城之间。回头了望，太阳照射下的盆地晨霭没有散尽。村落炊烟袅袅，农民一天忙碌的生活又开始了。近处一切跟平时一样，远方三面响闷雷般的炮声，宣告一场大规模的厮杀风暴已经卷起。我们翻过太行山巅，到了平顺县地界。

日军这次进攻上党，后来叫第二次九路围攻。日军回师加强后方作战不久，对华北几个抗日根据地，分别发动过近万、以至二三万兵力的残酷“扫荡”。进攻上党，是其中一次下了大力量的重要行动。集中兵力达五万人，由1938年起担任第一军司令官、1939年9月调任关东军司令官、日本投降时代表日本大本营在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签字的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指挥。围攻进行了若干

天，盆地绝大部分县城和交通线被占领。八路军总部移到太行山区。整个敌后抗日根据地进入了更艰苦的阶段。

不到中午，我们的队伍在一个地势很高、方向朝东的村子停下，准备暂住一天。炊事班开始烧水做饭，队长临时派人去号房子。大家照上课的队形坐在一小块场地上休息。有点疲劳，精神没有松懈，也松不下来。场边两株杏树上果实鲜黄。有人用手指着说，你们看，那是什么？前面没有曹操虚构的大梅林，我们现在真可以望杏止渴！他的话说出了这里是高寒地带，所以6、7月间杏子刚刚成熟。毕业证书前几天已经分发到各人手里，上面朱老总的题词是：“到实际工作中去锻炼。”互相间交谈，话题自然地集中到了实际工作的问题上。很快形成两派：一派认为实际工作就是上战场打仗。敌人的进攻摆在眼前，抗日根据地就是战场，第一位的事就是打仗，游击战也是打仗。没有比这更大的实际了。一派不以为然，认为不能把实际工作看得那么狭窄。打仗要动员群众、做宣传，要有后勤支援，它也有解决根据地人民生活的问题。

它们都是实际工作，缺少哪样也不行。又出来了第三种意见，肯定两派各有道理，但都只是道理。现在首先必须想到的，是我们中的许多人可能马上就将分配在脚下这块土地上，同群众一起，坚持与围攻的敌人进行斗争。这是不能回避的最实际的事。想不到邻班一位同学这时说，你们的方向是确定了，“我不一样”。他说的“你们”是指共产党员。毕业以前，全队120人百分之八十多的人入了

党。谁是党员，虽然从来也没有宣布过，别人也都知道。他继续说，抗日我跟你们一样，那是毫无疑问的。“我说的是以后”，言下表示失望。这位同学平时少言寡语。我记得他写的贴在墙报上的新诗，其中有日寇在卢沟桥燃起的火焰有一天将把靖国神社烧成灰烬的话。从前我不知道靖国神社为何物，所以对那句话留下了印象。我不了解，他既然有愿望，为什么没有入党。“我们”宽慰他说，到实际工作中去实行自己的愿望也是一样，并不为迟。况且眼前彼此就面临趴在一个战壕里的现实，还哪能分得出“你们、我们”。他点点头。号房子的人回来，除了划分某班住某处，特别说明，某班吃某口井里的水，并且用水必须十分节省。这里山势高，地下没有水，群众全靠把下雨和积雪溶化的场前屋后的流水灌进地窖里，供人畜饮用。老乡称呼水井叫“窖井”……我们住下以后，听群众说，平顺山石光秃，缺水、缺土地，树木稀少。“金木水火土五行俱无”，远近闻名。这些从五湖四海汇集到抗大，接受了近一年熏陶的知识分子，在“七·七”二周年这一天敌人进攻的炮声中，在太行山顶上，他们或者认为自己份内头等重要的事，就是上战场打仗；或者强调要在这个“金木水火土五行俱无”的地方，与群众结合，坚持同敌人进行斗争；或者看重共产党革命光荣，对于目前自己没有入党感到不足；或者认为面对现实，共同趴在一个战壕里是最为可贵的等等。他们不是在发表演说，慷慨激昂宣泄豪言壮语；他们是在临时的、不期然的交谈、讨论中沟

通认识，马上要去行动。中国古人赞扬“见贤思齐”，“见危授命”，他们现在不是要来讲，而是要来做。他们像上课一样坐在一个场地上这是最后一次。他们的讨论、交流，实际上成了互相告别或者临别赠言，表达共同的坚强意志和信心。“七·七”二周年的时光眨眼就流失了，觉悟了的知识分子们所反映的中国人民抵抗外国侵略的坚强意志和民族自信心，像太行山一样屹立在那里。

我们的队伍很快从高地转移到平顺县城南面几个地势较低的村子。一连好些天，断断续续下大雨。关于分配工作，听说队领导对每个人早作了鉴定，分军事、政治两类，一律是连排干部，但从来没有与个人见面。这时由班长分头传达上面一项通知：不愿意留在八路军工作的发回程路费，现在就可以去领钱。路程好像是管到西安。据我知道，全队只有一个人领路费走了。他事先问过熟人的意见，没有人挽留他。

十来天里，敌人进攻到了哪里，我们下一步如何行动等，一概不知，也无人解释。村外山嘴小庙倒不荒凉。有时雨停，熟识的三两人站在那里聊聊天。估计敌人活动频繁，河道水涨，交通阻滞，我们要在此地等待命令。不久就知道，东面日军沿韩长公路进攻，驻守山区，我们被隔离在八路军总部南面很远的地方了。一时消息不灵。

再次行军，由南往北，穿过紧塞在山沟里的平顺县城。进南门、出北门，一百多米，一二十户人家。独自占据西山坡的关帝庙，是最阔气的建筑物。为了绕过敌人的

据点，或者避开日军活动，开头几天在漳河两边兜圈子，来回徒涉。河床平时干涸，眼前变的一派汪洋。徒涉水齐腰深，有时几个人拉在一起走。女生队的同学，在河岸列队唱抗大毕业歌送行：“别了，别了，同学们，再见在前线”。他们和她们两岸远距离互相挥手。其中一次雨夜翻山转移，脚下漳河奔腾咆哮，震耳欲聋。从闪电中看出，陡峭的小路，就在深不见底的河身一侧悬崖绝壁边沿上。打滑难以迈步的地方，人要一个跟一个爬行，提心吊胆。又一天的下午，在弯曲狭窄的山沟里行进。头顶上是晴空，听到远处声音像雷响又像炮响。突然前面紧张呼叫：“快散开！”“快往山上跑！”后面闻声，有说与敌人遭遇了的，有说发现了老虎的。话犹未了，一股山洪顺沟底猛冲下来。洪峰高达三四公尺，沙石飞卷，轰轰洞洞，势不可挡。可是不到一顿饭工夫，沟底又平静下来，人群照旧行走。往后全是白天行军，雨不下了。但是整个队伍这时发生了变化。大批大批的人分配工作以后离开了。走在同一条路上的人一天比一天少。也不知道谁在指挥。所有认识的人不见踪影，每天同行的都是生面孔。最后剩下二百来人，到武乡八路军总部驻地砖壁村附近停下。时间已经到了7月底。

砖壁在武乡东山坡高地。村子不大，砖墙瓦房。村外连接约一华里长的小块平地，往下梯田整齐。在山区，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这就是不错的。砖壁在八路军前方总部留驻过的村庄中，似乎没有后来的左权县麻田那么为人

所知。其实它经历过不平凡的事件。它是彭德怀指挥百团大战的所在地。现在八路军纪念馆建在武乡县城，那是因为日军占领上党盆地以前，八路军总部多半就在武乡境内，砖壁村特有的经历也是会估计到的。80年代，我在一次人大常委会分组会上，偶然与康克清坐在邻座。我说，我头一次见你是1939年在砖壁。她记忆力极好，很快说，某村某村和砖壁，那时都住过。

我们这二百来人临时住在砖壁附近的两个小村。小村住不下的包括我在内的少数人，被安插在砖壁。总部人不多，静悄悄，全然看不出军书旁午、命令如山的样子。我们与机关工作人员在一个灶上吃饭。第二或第三天赶上星期日，伙房杀了猪改善生活，我们也同样得到改善。我说的在砖壁见到康克清，就是那天中午她找工作人员到门口谈点什么事，一起吃饭的人告知的：她是康某某，“总司令爱人”。傍晚，朱老总同工作人员、战士在操场上打篮球。他来回运动，伸手接球，别人总也不让他得到传球和投篮的机会。几天以后总政组织部一位负责干部找我谈工作，对人态度平等。我从战地八路军总部感觉到的，是有秩序、有自由，上下等级不森严，物质生活上无彼无此，一切自然而然。当时的那种情景，自己不接触，难以想象。

星期一早饭时，我们得到通知，上午在砖壁东面小村集合，听朱总司令讲话。大家在村前空场自动排队坐下，炎热天晒点太阳，早就习惯了。朱老总健步走来，两名警

卫员牵三匹马跟在后面。场地没有桌子椅子，也没有人作说明。他站在我们面前开始讲话，就像在故漳讲军事课那样平静。“听说你们都是大学生，现在就要去工作了。”他这头一句话，让我恍然大悟。全校几千人在行军途中都分配工作走了，何以剩下我们这二百来人要来总部所在地呢？原来这些都是大学生，高层领导对大学生、实际上也是对所有知识分子是关心和重视的。我的“国专肄业”学历被滥竽充数算在大学生里面了。我们所以来到砖壁，是朱总司令要给知识分子们亲自再上一课。

他先讲日军对上党的围攻和分析战争形势。他说，日军进攻上党，首先是冲着八路军来的。它企图打掉这个地区八路军的主力部队，至少把我们从这里赶走。现在我们的部队在敌人两侧和后路迂回作战。我们什么损失也没有，某个供给部门过河转移，被大水冲走了几头猪。八路军在这个地区和在整个华北，对敌人是很大的威胁。日军越来越严重地陷进了前方和后方两面作战、两面受敌的泥潭，拔不出来。不但速决战完全失败了，持久的正面进攻战也完全失败。敌人尽管还有可能正面前进，但是不敢贸然前进。这是发动侵略战争的人当初根本没有料想到的。把自视不可一世的日军拖入进退维谷的困境，这只有在中国，特别是只有在今天有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的中国才会出现的。占领盆地的敌人不会轻易退出，但在山地它肯定站不住脚。敌人没有可能占领那么多山头和控制每一条道路。兵力集中的时候它是优势，一经分散成为一个个

据点，就到处都在我们的军队和人民的包围中。在平原也是这样，更何况在山区。全国一致的任务是要坚持抗战，八路军的任务是要巩固发展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这是中国取得抗战最后胜利的重要保障。你们的任务，就是要去参加巩固发展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工作。

他接下来着重讲知识分子应当如何在抗战中发挥作用，加以鼓励。他说，你们都是知识分子，在革命队伍中，知识分子是很可宝贵的。中国知识分子生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绝大多数是爱国的，有反抗民族压迫的强烈要求和愿望。知识分子比较敏感，容易接受新事物。他们对革命有了认识以后，可以把先进的思想传播到广大群众中去，在革命运动与群众中起桥梁作用。不少投身到革命队伍里的知识分子，已经和正在做出很好的成绩，受到人民的称赞。知识分子不是一个阶级。他们出身于不同的阶级，也可以替不同的阶级服务。从知识分子具备一定的文化知识这个共同性来说，他们与工人、农民都不相同，他们属于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即小有产者的阶级地位，使它一方面不满足于现状，遇有改革机会，容易卷进去，甚至敢于打冲锋；但当看到形势不利，又急忙向后转，满足于维持现状。所以小资产阶级在社会变革中是一个动摇不定的力量。反映小资产阶级特性的知识分子，在革命顺利的时候，不但可以积极参加，也不怕“为天下先”。这是他们的优点。但一旦碰到困难与挫折，就容易发生动摇，中途不干了。工人阶级、贫苦群众家无隔宿之



粮，走上革命道路以后，只有一往直前，后面没有退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同，往后看，家里有二斗米。动摇性与软弱性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极大弱点。你们是上过大学的知识分子，直接间接还会有点经济来源。难免要带上这种弱点。来到抗战烽火前线，参加革命队伍的问题，你们现在是解决了。前面还有克服可能存在的小资产阶级动摇性，顽强坚持下去的问题，要在实际工作锻炼中去解决。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往后还会更加困难。人民群众是我们最终依靠的力量。你们与人民群众相结合，就完全有可能去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困难。中国抗战是一定要胜利的。抗战胜利以后，你们和所有为抗战做过贡献的人一起，都会得到一块勋章。有人如果碰到困难，想着家里有二斗米，从抗战队伍里中途退出了，那时他会后悔：自己和某某人当初本来是一起的。希望大家都在实际工作中努力提高，抗战胜利的时候都得到一块勋章。

讲话一个多小时，我照例作笔记。军队里称领导人为首长，对首长的讲话，下面通常是不鼓掌的。这一次，大家情不自禁，热烈鼓掌。在返回住处的路上议论起来，众口一词，讲得太好了，太重要了，可惜听到的人太少了。我那个笔记本没有能够保存下来。后来多次跟熟悉的同志介绍这次讲话。在我的抗日战争经历中，朱总司令砖壁讲话那一天，一直是一个牢记不忘的日子。